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
第三十四回 王子讓辭官養母 趙匡胤避暑啖瓜

詩曰： 惟忠且惟孝，為子復為臣。
一朝人事盡，身名不足親。
吳起嘗辭魏，韓非遂入秦。
壯情將消歇，雄圖急欲伸。
暫處華陰下，不終關外人。

右錄庾信《詠懷》

話說周主登了大寶，大封功臣，文武百官盡皆謝恩已畢。祇有王朴推辭不受，俯伏奏道：「臣本無功，反蒙陛下降以重任，臣伏念德微命薄，不堪拜受，願陛下收回成命，放臣歸鄉，此臣之素志也。」周主聽奏，吃了一驚，說道：「朕自得先生以來，屢建奇功，今日九五稱尊，身臨臣民，皆先生所致也，區區爵祿，未足言報。望先生勿惜勤勞，匡扶社稷，則天下幸甚。」王朴叩頭，叫聲：「陛下，臣實命薄，福祿難安，若受顯職，必然損壽，況有老母，年逾八旬，理宜侍奉。望陛下以孝治天下為心，放臣得還故里，奉菽水於日月，盡定省於晨昏，終養優游，則臣母子之餘年，皆陛下恩賜之年也。」周主道：「先生雖然篤於孝道，但朕新得天下，枕席未安，倘有變端，使朕如何措置？」王朴道：「方今國運初興，洪圖永固，上有堯舜，下有皋夔，君臣致治於朝堂，天下自然向化，何必多此遠慮耶。」周主見他去志已決，不好強留，祇得說道：「先生既不肯留，必成其志，但朕尚有軍國大事，來請先生，幸勿推諉。」王朴道：「臣受主上天恩眷念，焉有不奉詔旨之理。」周主便準了奏，傳旨擺御宴，與王朴送行，即命百官陪飲。王朴謝過了恩，領了御宴，便要別駕。周主依依不捨，無計可留，祇得多賜金銀綵緞而已。王朴叩頭謝恩，辭駕出城而去。正是：

且圖衡泌棲遲樂，暫釋邦家夙夜憂。

原來王朴數學精明，預知興廢，雖然郭威登了皇位，日月一新，然不過應運興基，氣候不久。況真主出世，自有一班開國的能人治世的賢士出來輔佐，定國安邦，自己祇好返歸林下，全名完節的了。閑話休提。

祇說周主見王朴辭官去了，便問兩班文武道：「朕今初登大位，尚有幾處刀兵未能寧靜，卿等都懷經濟之才，必有安定之策，不妨為朕奏來。」言未盡，有翰林學士竇儀出班奏道：「別處郡縣，不必為慮，所患者晉陽劉崇耳，彼見陛下為君，其心未必能甘，倘結連契丹，妄舉入寇，人心一動，為禍不淺矣。依臣愚見，必須責任親信名將，於禪州百鈴關兩處，重兵據守，阻住咽喉，使劉崇無隙可窺，安能搖動？臣意如此，望陛下聖裁。」周主聽奏稱善，便俟選將，到彼鎮守。按下慢提。

卻說晉陽劉崇，初聞周主起兵，隱帝遇害，便欲舉眾入京，奠安社稷。及聞太后下詔，迎立劉贇為帝，便大喜道：「吾兒為帝，吾又何求？」遂息了舉兵之念。後聞劉贇廢立而死，心甚憤忿，遂自稱帝，所有并、汾、沂、代、嵐、憲、隆、蔚、麟、石、沁、遼十二州之地，即以判官鄭琪趙華國同平章事，國號北漢。厲兵秣馬，窺圖報復。消息傳入汴梁，周主憂懼，便想：「百鈴關禪州果係要路，須得親信之臣保守，方始無虞。不如命姪兒柴榮前去，一則迎接皇后，二則威鎮禪州，豈不為美？」主意已定，便傳旨意，命柴榮鎮守禪州，奉迎國母。又命韓通鎮守百鈴關。二臣領命，各自帶了所部之兵，辭王別駕，出城起行，不一日兵至禪州。韓通自去鎮守百鈴關。那柴榮進了帥府，所屬文武官員參見已畢。柴榮退進私衙，取銀三百兩，打發差官到泌州張家飯店，酬謝店主養病之恩。差官奉令去訖。

柴榮來到後堂，拜見了姑娘，請安畢，把一路得勝，兵破汴梁，漢主自縊，姑爹得了天下，南面稱尊，為此前來迎接姑母進京，共享富貴，這些前後事情，細細說了一遍。柴娘娘聽了大喜，當晚安排酒筵，與柴榮接風，至親兩口開懷歡飲。柴娘娘心中快樂，多飲幾杯，不覺冒受了風寒，身上便寒熱起來，臥床不起。柴榮心下慌忙，一面延醫調治，一面寫本進京。差官齎了本章，星夜趕至汴梁，到了午門，將本交與了黃門官。黃門接本，送進朝去。周主覽畢，即批一道旨意：「就命晉王柴榮侍奉皇后，調和疾病，等候病愈之日，一同來京，順便監軍百鈴關，節制便宜行事，欽此欽遵。」這旨意降到禪州，柴榮當堂拜受，勤心湯藥，侍奉姑娘，病體將瘳。又到百鈴關監軍，與韓通操演人馬。此話按下不提。

卻說趙匡胤與鄭恩自從野雞林打走了韓通，住在平陽鎮七聖廟裏，百姓敬之如神，真是朝給飯，夜供酒，一日三餐魚肉不離口，在那鎮上專打不平。那些土豪棍，聞了匡胤之名，潛蹤遠避，不敢胡行，因此平陽鎮地方寧靜，人士循良。二人在鎮盤桓，不覺住了四月有餘。時當暑熱天氣，匡胤心煩意躁，坐立不住，叫聲：「三弟，你看天氣這般炎熱，汗流如珠，怎好悶悶地坐著？何不往外邊尋個涼快去處，避暑乘涼，也得爽快些兒，卻不好麼？」鄭恩道：「樂子昨夜貪著嘴多呷了幾杯酒，身子有些不快，誰耐煩往街上去跑，反被這大日頭曬得焦黑，樂子卻就在屋裏坐地，怕不涼快，二哥自去。」匡胤見他不去，便往後房解了馬，牽出廟門，上了馬，出了平陽鎮口，信馬而行。一路上正當赤日當空，火雲散野，行人擺扇，樹木無風，真是炎熱燻蒸，汗流如雨。唐時劉長卿曾吟《苦熱行》，詩中有幾句云：

清風何不至，赤日何煎鑠。
石枯山木焦，鱗窮水泉涸。

匡胤正行之間，見前面有座林子，心下想到：「這不是野雞林麼，裏邊正好乘涼。」策馬進林子裏來，揀了一處樹木茂密之地，下馬離鞍，把馬拴在樹上，看著那首一株大樹下，將身席地而坐，喜得蔭濃遮日，涼風徐來，匡胤露體舒懷，坐得困倦，不覺呼呼的睡著，鼻息如雷。睡過午後，方纔醒來，骨碌爬將起來，揩揩雙眼，口內甚是煩渴，心中想到：「那裏尋些涼水，消消暑熱也好。」把馬牽出樹林，扳鞍上馬，往前而走。舉目往四下觀望，並無溪澗井泉可以汲水，口內更覺燥暴。正在煩悶，遠遠地見有一個漢子，蹲著身軀，在那柳蔭之下打盹，旁邊放著一副筐子，那筐子裏放著青旺旺的不知甚麼東西。匡胤拍馬緊行，走至跟前，原來是一擔大大的西瓜，心中喜得不得了，暗自想道：「好西瓜，買他兩個，正好解渴。」順手往身邊取錢，卻撮了個空，說聲：「啊喲！忘帶了錢，怎想瓜吃？」口雖說著，心下卻是喜歡，躊躇了一回，說道：「也罷，我且叫醒了，與他商量，或者肯賒與我也未可知。」遂叫道：「朋友，醒來，要照管這瓜。」連叫數聲，卻不肯醒。

原來這賣瓜的姓王，為人忠厚樸實，守分營生，任你有人欺負於他，總不計較爭論，因此眾人送他一個雅號，叫他做佛子。他也逆來順受，居之不疑。每年到了夏天，往那出產之處買了這西瓜，便到百鈴關去賣，甚是得利。今日因天氣炎熱，走得吃力，就在這柳蔭之下歇息乘涼。忽然困倦，一覺睡去，正見一條赤鬚火龍吊在那乾坑裏面，昂起了頭，看著他祇顧點頭。王佛子說道：「這條龍在乾坑裏，想是渴了，待我解他一解。」隨手提了一個瓦罐，往泉裏取了一罐水，走至跟前，望了乾坑，緩緩的倒了下去。那龍見了這泉水，覺得清涼爽快，一般張牙舞爪，舒展起來，猛地裏一聲霹靂，祇見那龍騰空而去。王佛子被雷驚醒，原來是夢，正見一個紅面大漢，騎了赤馬，立在面前。

王佛子看了，暗暗稱奇。那匡胤在馬上賠著笑臉，叫聲：「朋友，驚動了你的睡興，在下有話要與你商量，祇因天氣炎熱，煩躁難當，欲得一瓜解渴，又是不帶錢來，朋友若肯賒時，吃了幾個，跟我到平陽鎮上，加倍還你，不知可否？」那王佛子聽了此言，想起夢中之事：「那赤龍吊在坑內，我給他一罐清泉，他便上天而去。今看此人，也是紅面，卻又要賒我瓜，莫不應了方纔之夢，敢是他大貴的人，後有好處，我何不破費這幾個瓜，與他解渴，也算是個方便。縱然吃完了這擔，我也不致心疼，為人在世，誰無朋友交情。別人尚有仗義疏財，我這瓜值得甚麼？」想罷，開言答道：「君子既然心愛，但請何妨，誰人保得常帶銀錢？這些

須小事，說甚商量，改日或者遇見，順便給還我就是了。」匡胤聽了，心中歡喜，暗暗贊嘆：「世上原有這等好人，與我並不識面，便肯賒物，實為難得。」忙跳下了馬，把馬拴在柳樹上了。正值王佛子揀個熟大的西瓜，打做兩半，雙手托將過來。匡胤渴得急了，接過那西瓜，將身坐在樹下，流水的吃個乾淨，覺得爽口清心，燥煩頓解，比那蜜桃何啻十倍。那王佛子又打了一個，送將過來。匡胤接了又吃，漿水淋漓，十分可口。正吃之間，猛可的想道：「我雖有這瓜解了炎熱，祇是三弟在家，料他煩悶更甚，我何不帶這半個與他，也可消煩解悶。」想罷，便把這半個瓜安放在地。那王佛子見了，便問道：「君子，原來你恁般的量淺，怎麼這兩些瓜兒，尚不用完？」匡胤道：「不瞞朋友說，在下還有一個兄弟在家，故把這半個帶去，與他解悶。」那王佛子便笑道：「我說君子量兒恁淺，原來卻是如此，既有令弟在家，不妨帶上兩個回去，卻恁的自家克己，省這一星兒拿去，像甚模樣。」一面說話，一面便往筐子裏取了兩個大瓜，放在跟前。匡胤心甚感激，祇得把這半個也吃了，坐在樹下，好不涼快。

當時開言問道：「朋友，你這擔瓜挑往那裏去賣？」王佛子道：「我這瓜要到百鈴關去貨賣的。」匡胤道：「這百鈴關離此有多少路？」王佛子道：「遠得緊哩，離這裏有六七十里。」匡胤道：「一擔瓜可值幾何，便是這等費力，走這遠路。」王佛子道：「君子有所不知，往年間祇在這裏平陽鎮上賣的。如今汴梁城卻換了朝代，立了新天子，這百鈴關又新添了一位韓元帥，手下有十萬大兵，甚是鬧熱。我這一擔瓜挑往那裏，比著別處要多賣二百餘錢，所以不怕路遠，情願奔波。」匡胤道：「原來東京又換了國朝，朋友可知當今的天子是誰？」王佛子道：「你拿過耳來，我與你說，就是這禪州的元帥郭威，他起兵入京，把漢帝逼死，竟登了位，做了皇帝，難道你不知麼？」

匡胤聽了，暗暗歡喜道：「我離家日久，祇為了幼主貪淫好色，故此殺了御樂，又礙著父親現做朝臣，所以棄親逃避，流落他鄉。目今漢主既死，便可回家省視了。」那王佛子也問道：「君子，我看你聲口不是這裏人，敢是到此做甚買賣也否？」匡胤道：「在下乃是東京人氏，並不會做買賣，祇因閑遊過了日子。」王佛子道：「祇閑遊有甚好處？現今百鈴關韓元帥正在挑選英雄，君子有這身材，何不去投了軍，博得事業榮身，強如在外游蕩。」匡胤笑道：「這軍豈是在下當的？」王佛子道：「君子，你這話就不明了，祇看那漢高帝劉智遠，原是養馬當軍出身，後來做了皇帝，你怎麼輕把這投軍去奚落他？」匡胤暗想：「此言果是有理，我今就到百鈴關去走一遭，有何不可。」遂又問道：「朋友，請問你的姓名，說與我知，好使日後相逢，償還瓜價。」那王佛子便大笑道：「君子，你忒也虛文，諒這幾個瓜，值得幾何！我便做東不起，要你償價，今日說過，日後總總不要，況我經紀的人，也沒有甚麼名號，祇叫王佛子的便是。」匡胤道：「也罷，既承佛哥如此美情，我便留下姓名在此，日後倘得相逢，當報你贈瓜之德。我非別人，乃東京趙匡胤便是，祇因怒殺了御樂，逃避在外。今朝代變易，就好出頭。我此去倘有寸進，恩有重報，義不敢忘。」說罷，將那兩個瓜，把手巾包裹，提在手中，一手解了韁繩，將身上馬，叫聲：「朋友請了。」把手一拱，策著馬，徜徉而去。那王佛子見此儀容，聽了名姓，不住口的贊道：「果然好一位英雄，日後必然大貴。」遂把瓜擔挑了，望百鈴關奔走去了。正是：

不經知者道，怎曉穀中情。

卻說匡胤回至平陽七聖廟，下了馬，牽到後面控詎。出來見了鄭恩，把這兩個瓜與他吃。鄭恩正因天氣酷熱，袒胸露腹，坐在椅上，張開了大口，在那裏發喘，見了此瓜，十分歡喜道：「二哥，又要你破鈔，買這瓜兒與樂子吃。」接過手來，把瓜磕做幾塊，連皮帶水，吞了半肚，不消一刻，吃得乾淨，說道：「爽快，爽快。二哥，你用了多少錢，買得這樣好瓜？」匡胤道：「這瓜不是買的。」遂把王佛子相贈之情，說了一遍。鄭恩大喜道：「難得難得。」匡胤又把郭威做了皇帝，百鈴關現在挑選英雄，故此要去投軍的話，告訴與鄭恩聽了。鄭恩道：「郭威這驢球入的名兒，耳朵裏好生相熟，待樂子想一想。」低著頭，側著目，思想了多時，說道：「是了，是了，樂子常聽見柴大哥說，他有一個姑夫，叫做甚麼郭威，敢是他做了皇帝。柴大哥的下落，也有了影兒了，咱們就到百鈴關去走走，打聽信息，也是好的。」匡胤道：「賢弟之言，正合我意。」當時用了晚膳，各自安寢。次日清晨早起，便把鎮上的父老請來，就要辭別，往百鈴關去。有分教——無心歡遇螟蛉，有意怒尋虎狼。正是：

恩情何幸萍蹤合，怨憤偏從腋肘來。

畢竟二人脫身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